

以報導文學再現臺灣田野真實

■ 須文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須文蔚（2019）：《看見機會：我在偏鄉十五年》。台北：時報。

須文蔚編撰（2013）：《台灣的臉孔：11位帶來愛、希望與勇氣的天使》。台北：遠流。

須文蔚 編撰（2011）：《那一刻，我們改變了歷史》，台北：遠流。

壹、採訪寫作與主題的關係

一、例證：余秀端的故事

二、寫作的企畫與媒體的差異

- 不同的新聞需要不同的媒體。
- 將不同類型的新聞分類。
- 培養找到新報導的技巧和方法。

貳、發現與建構一則報導

一、注意我們身邊的新聞

- 對電視記者而言，發掘新聞不只是得到消息，還要找到足以陳述新聞的聲音或照片。
- 對於廣播記者而言，聲音是最主要的要素。「聲音是廣播中的圖像，它闡明你想說的事情。」
- 比較具進取心的記者，會透過漫遊虛擬空間中新的意見社群以拓展其知識。

二、鎖定一個角度

- 在路上仔細思索和觀察你身邊的事物，可能更容易發現新鮮而有趣的新聞，你正在尋找的是一種新的方法，一種看故事的不同角度(angle)。
- 新聞報導可以解釋和告知，通常是藉由抽出表面看似殊異的事物間的關聯
- 新聞報導也可以藉由具影響力者的眼睛和經驗，洞悉生活中大量訊息的背後深層，使微小的事物也能意義非凡。
- 如何找到一個「勾子」？如何能夠吸引讀者興趣？

三、尋找新鮮的報導題材

- 一張列出新聞要素的清單，包括時效性、鄰近性、顯著性、影響性、衝突、奇異性和實用性。
- 最好的記者不會等人派任務給他，他會帶著許多報導的構思去工作。
- 記者通常藉著貪婪的閱讀、注意的傾聽和隨意漫步到從未去過的地方，才發現好新聞的。
- 積極進取的記者會培養他們的好奇心，經常問「為什麼」。
- 報導事實是不夠的，記者要能趕在別人的前面，並尋找新聞後續的角度。
- 好的新聞報導必須經過比較和對照，認清模式並仔細思考變動。

參、採訪、觀察與記錄的基本功

採訪，是撰寫報導文學的成敗關鍵。作者能不能使消息來源無所不言，往往決定了報導文學的優劣。

一、採訪前的準備

- 瞭解消息來源的背景資料
- 瞭解採訪問題
 - 如何讓消息來源興致盎然的、充分的談？
 - 採訪對象十分熟悉所談的問題，不必一面談一面對問題都進行一番解釋
- 確認寫作形式、規模
 - 報導：側重查閱有關事情本身的資料。
 - 人物特寫：脾氣、興趣、家庭、朋友、經歷、習慣、作品……。
 - 調查性報導：既要了解事情本身，還要了解採訪對象。從周邊人物著手，開頭畫一個大圈，再逐步縮小。
- 採訪前的準備工作

- 查閱資料
- 觀察及探索

二、問問題

- 問題的形式、構造
 - 開放或限制式問題
 - 主要或接續性問題
 - 中立或引導式問題
 - 開放或限制式問題
- 務必事前準備
 - 依照題綱與策略進行
 - 接續性的問題（追問）
- 無法事前準備的功夫
 - 了解受訪者話中真正的涵義，從其話語中去找問題，得到進一步的資料
 - 接續性問題則在採訪中非常有用，因為受訪者經常會答非所問，或是不能夠切中問題的核心，如何在不傷及對方尊嚴（不讓他懷疑自己的智商或聽力）的情況下，順利地完成採訪，肢體語言最不傷人，不得要領時就必須動用語言的探詢了
- 反映或摘要問題 (mirror or summary question)
 - 採訪即將結束之時，如果能夠對重要的問題加以再一次精要地確認，則應該可以避免日後求證的困難
 - 作法得宜時，更能避免誤解。

三、訪問：創造氣氛

- 口腦並用
- 心記與筆記
- 採訪的準確性
 - 準確性？
 - 影響準確性的原因
- 如何暖場？表達同情？
- 觀察之道
 - 不只是傾聽，神態和肢體動作能顯示出一個人的情緒反應。
 - 在不同的情況下，受訪者所說的話語會有所不同
 - 不能只是「聽」受訪者說，還要把說話的所有反應都列在書寫內。
- 其他技巧
 - 韋小寶神功：以模糊態度使受訪者無法掌握狀況，使其無意中洩漏記者更想知道的內幕。
 - 放長線釣大魚，先假裝知道一些詳情，或透露批評者的說法，受訪者會因為想澄清而洩漏更多。
 - 激怒：必要時的手段？
 - 在採訪之後閒聊，也是掌握資料的關鍵點。
- 採訪的結束
 - 當你取走消息來源的心血或是一生的秘密，你可以拍拍屁股就走？
 - 最後問一個總結性的問題，讓他心情平撫
 - 保證會後續聯絡，寄上報導
 - 不可以把採訪結果先讓消息來源審閱

四、為寫作準備

- 文章的結構
- 文章的段落大意
- 意象
- 間接引句與直接引句

【例證 1】

俞秀端主任訪談題綱

訪問時間：2010 年 9 月 9 日（四）上午 10：00

採訪編輯：須文蔚

- 一、 您生長在礦工家庭，雙溪的煤礦資源，主要分布在頂雙溪及武丹坑。頂雙溪有協進、頂雙溪、泰發、外柑腳、魚行煤礦；武丹坑有三貂、武丹坑煤礦。可以指出令尊服務的礦區？還有礦工生活最艱辛的一面？
- 二、 煤礦剛挖出來的是生煤(燒起來會冒黑煙)，需要經過煤窯的燒過之後才會變成熟煤，才能夠給一般使用者使用，在您生活的周遭有煤窯？
- 三、 您在十歲左右得了「紅斑性狼瘡」，主要的症狀是關節面的疼痛？發燒？還有那些難以忍受的症狀？化療與開刀幾乎讓你想要輕生？是什麼力量支持妳走過疾病的歲月？
- 四、 您國一時休學，賣過菜，當過女工，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底層人物遭到壓迫，妳相當打抱不平的故事？
- 五、 您先後通過土地專業代理人、公務員高等考試、司法人員特考及律師高考，但您最後選擇擔任檢察官，在您法學教育過程中，有沒有那一個司法改革的人物或老師，是您的榜樣？
- 六、 您 35 歲前辦過的案件中，讓您耗費最多精力的是：北市北投纜車新建工程弊案、王正志詐領身故榮民遺產弊案還是臥龍街警察機械修理廠大火案？
- 七、 臥龍街警察機械修理廠的大火應當是最怵目驚心的案件，能談一下您怎麼心理建設去鑑識？
- 八、 您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有沒有最為難（讓先生或孩子抱怨至今）的故事？

焦炭能熔融黑金：霹靂女檢座俞秀端

◎須文蔚

【簡介】俞秀端 1966 年出生在台北縣雙溪鄉的礦工家庭，1975 年開始罹患紅斑性狼瘡，國一就因健康因素休學，陪父親賣菜，到工廠做工。積穗國中補校、北一女中補校、中興大學法律系畢業。沒有因為病痛而放棄她的理想，1995 年先後通過土地專業代理人、公務員高等考試、律師高考及司法人員特考，後通過第 35 期司法官訓練，1997 年底分發到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擔任檢察官。先後擔任過婦幼專組、檢肅黑金及重大經濟犯罪專組檢察官，基隆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現為法務部長辦公室主任。曾偵辦美麗華飯店利益輸送案、國華人壽翁大銘等違法貸款案、中興銀行王玉雲父子違法放貸案、力霸弊案、台北市瀝青工程官商勾結弊案、前內政部政次顏萬進北投纜車弊案，都以無比魄力，深獲社會矚目。

崩塌的青春礦坑

1992 年冬天，俞秀端在台大醫院 12 樓的病房看著窗外，夜色像散戲時舞台大幕匆匆遮蔽一切，不遠處的汽車、路樹、建築一瞬間都塌陷在黑暗中。才 26 歲的她，罹患紅斑性狼瘡已經 16 年，數不清急診、住院、化療多少次，別人的青春是充盈著戀愛、事業與歡笑的礦藏，而她的青春礦坑裡空空如也，更不斷發生災變，把她埋進了暗無天日的地層深處。

她想起昨夜的夢，夢中回到童年的頂雙溪，運煤炭的台車隆隆地從家門駛過，煤窯的煙囪冒著煙。還沒有上學的她赤著腳，跨越過鐵軌，背著一個保溫瓶，到市集去賣枝仔冰。她喊著：「枝仔冰！枝仔冰！一支五毛錢！」下午的市場是一個無人的荒野，沒有人理會她。夢裡的她相當機警，因為父親罵過：「作買賣是乞丐的行為！」如果讓出坑的爸爸抓到，那肯定少不了一頓訓斥。遠遠的看見一群礦工出坑了，每個男人都拿著手電筒，戴著黃色帽子，臉上與身上全部黑黝黝的，但是她一眼就看出了爸爸的身影，於是準備拔腿狂奔，但是卻發現完全跑不動，膝蓋僵著……。

爸爸沒有追上，她就醒了。一切是那麼逼近真實，她剛剛做完關節固定術，把關節裡損壞的組織切除。骨科醫生安慰她：「手術後，坐和蹲會較不方便，但是可以不用截肢，算是萬幸了。」她完全不知道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化療讓她掉光了頭髮，長期服用類固醇，使得一張臉臃腫不堪。動過手術後可以拄著柺杖走路，但是血小板嚴重不足，傷口不能癒合。

媽媽每天看著傷疤開口笑似地嘲弄苦命的女兒，總是關心地問道：「痛不痛？」俞秀端根本就忘記痛了，因為很煩！但怕媽媽難過，「煩」這個字，反覆吞進肚子裡。

最煩的是，上個星期，系主任幽幽地說了，系上好多事情，忙不過來。做為助教的她，卻一直躺在醫院裡吊點滴、打抗生素，完全幫不上忙。所以這幾天每天早上打完針以後，她就偷偷的跑回中興法商學院上班。從校門口到系館的一小段路，對剛開完刀的她而言，卻是無比遙遠。下午趕快把系務處理完，要在醫師查房前溜回病房。助教的工作丟三落四，回病房又變成最不合作的病人，更教人心煩。

下班時，律師放榜，許多同學的名字躍上紅紙，讓夕陽照著，透出金色的光芒。前五名畢業的她，卻完全沒有氣力應考。她想起，十歲發病後，生活裡總是充斥著血色。她因為血小板過低，經常流鼻血，慌張的老師要她躺下、頭抬起來，在小小的鼻腔裡塞一個棉布、衛生紙。老師忙著照顧別的小朋友去了，她躺在警衛室的板凳上，慢慢嚥著鼻子流進咽喉的血，還要忿忿地驅趕好奇的同學，不要窺視一個無助與絕望的「小動物」。老師以為半個小時血就停了，輕巧地把衛生紙拉出來，總是同時引出長長的一串血塊，鮮紅的鼻血繼續淌著，一、兩個小時都停不下來。好幾次，老師只好匆匆忙忙去叫媽媽，要媽媽趕快送她就醫。

病房從此成為看守所，她沒有犯錯，循規蹈矩過日子，但每隔一陣子總是會「再犯」。有位醫生看過驗血報告後，憂心忡忡地告誡：「要小心，如果自發性出血在腦部，那就是中風。」在沒有全民健保的年代，要維護她懸絲般的性命，父母舉債來付醫藥費。雪上加霜的是，1978 年礦場倒閉了，十三歲就當礦工的父親讓老闆倒了好幾個月薪水，母親為了生活只得去找親戚借錢，父親覺得沒面子，於是經常爭吵。國一的她決定休學，早上跟父親去市場賣菜，下午到工廠做工，裁縫、平車、高

週波…什麼都都不拒絕。她咀嚼苦澀到了 26 歲，從樂天知命，到全然絕望。

俞秀端望著已經黑暗下的街景，窗戶上，病房裡慘白的燈光映照出她憎恨的自己，乾枯的假髮，浮腫的臉龐，沒有表情的面孔。她問影中人：「如果是這種毫無品質、看不見未來的生活週而復始，那麼生命該不該繼續？」無助的她接連好幾天都想著：「該不該打開窗，往下跳？」

溫情打開心內的門窗

妹妹俞秀美調皮的笑容突然出現在鏡子一樣的窗上，撒嬌說道：「姐，好累喔！妳的家教學生都不相信我，我可是北一女的高材生呢！」

俞秀端回過神：「別怪孩子，我是大學畢業生，妳去『代課』，總要過一陣子，他們才會適應。」

「什麼？還要一陣子喔！」秀美拉著姊姊的手：「姐，快點好起來！我天天跑醫院，同學都笑我的制服上，有一股消毒藥水的味道，說我是白衣天使。」

「綠衣服的護士？總比被當成郵差好？」

秀美大笑：「姐，說真的，我不要當護士，也不要當醫生，我要和妳一樣，讀法律系。」

「真的啊！我的右腳不但會照顧我，將來還要和我一起開律師事務所？」俞秀端突然心裡暖暖的，秀美是最小的妹妹，在她走不動的時候，總是扶持她，於是得到了「姊姊的右腳」的暱稱。

她望著妹妹綠色的制服，想起自己也穿過一樣綠衣黑裙，只是學號不是金黃色，而是白色的。日間部早上八點上課，下午四點下課。她則是準時結束工讀，下午五點上課，晚上九點半下課。就在北一女夜補校，她遇見了簡易老師。

高三的三民主義，本以為是一門八股的課程，沒想到簡易卻火力四射，又有深刻的內涵。不管是民主、憲政制度的講解，或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差異，簡易把政治哲學的精要條陳縷析，舉的例子，多半都是時事的、批判的政治衝突事件，尤其是民主戰車朱高正。

對乖乖牌俞秀端而言，實在很難忍受有人可以搶麥克風，拉扯其他的民意代表，但是簡易總愛質問她們：「如果有一個人，他打了你一巴掌，又踹了你好幾下，結果盛怒之下的你回了一巴掌。可是媒體偏偏只報導你打人，你們覺得公平嗎？」

「公平嗎？」這句話好像一巴掌，敲在她不經事實的心靈，讓她隱隱作疼地覺得：正義不是那麼單純，事情不能夠只看片面。簡易更經常鼓勵選擇社會組的學生讀法律和政治，因為臺灣要民主，要多一些青年去投身新秩序的建立，本來就想當律師的她，也自然更認同了這條道路。

秀美要離開前，從帆布書包裡，拿出一張卡片，晃啊晃在她眼前：「誰寄來的？是情書嗎？」

她一把搶過來，從方正而陽剛的字跡上，判斷應當是簡易老師。其實同學們並不知道，簡老師和她同病相憐，也罹患紅斑性狼瘡。私底下總不斷打氣，知道她住院，特別叮嚀：「秀端，你一定要讓自己覺得，妳會跟別人不一樣。不要覺得別人生病了就會衰弱、癱瘓或死亡，妳就一定也會步上同樣的路。記得，妳、我都是獨一無二的。」

俞秀端望著妹妹離開病房的背影，突然好想和她一起闖進司法界。父母、家人和老師們的關愛，就是治癒她絕望的藥方。

她決定從坍塌的礦坑中打開了一個出口，讓陽光照了進來。

窮人也應該得到公平的待遇

2001 年冬天，俞秀端在台北地檢署的辦公室裡，斟酌一個竊盜案件，究竟還要不要調查下去，還是就起訴算了。

案情很簡單，一個有竊盜前科的嫌疑人，偷了一台速利車的車牌，遭到逮捕後，辯稱是車主要他去拆解的，可是車主卻向警方表示，並不認識嫌疑犯。像這樣的案子，對任何一個檢察官來說，不過是一個月上百件新收案件中的其中一件，辦大案讓人亢奮，小案件總難獲得關注。這個案子已經開很多次庭，嫌疑犯沒有錢和解，沒有錢繳交罰金，但又找不到他口中的車主「阿雪」。或許是嫌疑犯很誠懇，讓她覺得事有蹊蹺，長官要她別想太多，而她不打算聽話。

她也沒有聽爸爸、媽媽的話去當律師，賺大錢，改善家計，而是選擇了累人的司法官。1995 年她切除了脾臟，從此讓血糖不再去破壞血球，病情穩定後，定下心準備考試，先後通過土地專業代理人、公務員高等考試、律師高考及司法人員特考，隨後接受第 35 期司法官訓練，1997 年底分發到台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擔任檢察官。

一個年輕女子擔任檢察官，除了要有福爾摩斯的精明，更需要勇氣。報到第二個月，就必須去相驗一樁賓館兇殺案。兩個朋友租了賓館房間吸食安非他命，隨後發生爭執，兇手居然掏出扁鑽，就殺了多年好友。她跨進房間時，遍地都是鮮血，死者的頭與身體若即落離，只剩下脖子後面的一層皮膚連接著。她唸著佛號，和刑警、法醫與鑑識人員一起相驗，一一釐清現場的狀況，接著積極偵辦。

從此她成為一個細心和「雞婆」的檢察官，她見識過吸食毒品後人失去理智，會比魔鬼更可怕。每次偵訊完畢煙毒犯罪，她總是苦口婆心卻當事人要戒毒，希望他們能聽進去，重新走向人生正途。遇到職業的販毒案件，她則身先士卒，不畏危險地去偵察，破獲了多起毒品走私案。不到 35 歲，她已經偵辦過轟動社會的台開案，還有全球統一集團詐騙大眾數十億元的案件。究竟一個竊盜前科犯偷了一張車牌的小案子，會讓她斟酌這麼久？

辦公室裡同事走動著，成堆的卷宗上面傳來彷彿市集的喧囂聲。她想起國中休學後和爸爸在板橋賣菜，有一個地痞流氓經過攤子，順手拿起一把菠菜問道：「一把多少錢？」

「一斤三十塊。」

「拜託，怎麼會這麼貴！」

「看！」秀端爸爸得意拿起新鮮的菠菜：「尚青的！一點也不貴。」

「幹，你賣菜為什麼要幹譙人？」他拿起攤位上用來切冬瓜用的長刀，作勢要砍父親。

「冤枉啊！我沒講啊……」父親忙著哈腰賠不是。俞秀端躲在父親的身後，用手貼著他的背，由於緊張，可以感受到平日堅毅的父親在刀光下，還是忍不住顫抖著。

流氓看到兩父女蒼白著臉，身體幾乎要癱軟的樣子，覺得很有趣，冷笑一下，放下刀，就揚長而去。少年俞秀端心裡感覺莫名的屈辱，她心裡吶喊著：「為什麼善良的人，竟然要無端接受挑釁與欺負？難道只能束手無策，因為我們只是個小老百姓？窮人也應該得到公平的待遇啊！」回過神，她重新分析速利車牌失竊的案子。

速利是裕隆汽車在 1974 年推出的國民車，到了 90 年代末早就在道路上絕跡了，嫌疑人一再強調，是一位快搬家的女性車主阿雪，要報廢汽車，於是交給他一把起子，要他在三重市的一個街角取下車牌。當他拔起車牌，卻讓一個男性車主扭送警局，警察完全不採信嫌犯的供詞。開了很多次偵查庭，就是沒有定論。俞秀端靈機一動，從嫌犯的供詞中整理出幾條線索：那個區域有沒有一位叫阿雪的中年婦人剛搬走？阿雪的名下有沒有一台速利轎車？

三重管區的警察沒有因為這件案子小，就怠忽職守，經過挨家挨戶的訪查，真的找到了阿雪，也證明嫌犯所說的都是真的，一切都是誤會。在偵查庭上，俞秀端看著阿雪，心裡想著：「好險，檢察官真的是人，不是神！」隨即作成不起訴處分書，避免了一場冤獄。

她把速利車牌竊盜案的不起訴處分書寫好，蓋了章，掩起卷宗。走出地檢署時，打算快步回家，抱抱孩子，講一個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給他聽。

焦炭也能熔融黑金

35 歲的俞秀端並不知道，還有更多重大案件與風暴等著她，她會在北投纜車案，成為第一個偵訊馬英九的檢察官。她也沒有想到，日後會起訴內政部次長顏萬進，甚至當選十大傑出青年，備受媒體注目。

2007 年初爆發震撼社會的力霸案，力霸集團負責人王又曾與其家人及幹部共 107 人，涉嫌掏空力霸集團資產約新台幣 600 億元，並從其他金融機構詐貸新台幣 131 億元，王又曾逃亡到海外，成為全民公敵。檢調動員偵查人力共 4292 人次、傳喚或約談涉案關係人 1105 人次，動員人力之多，破了臺灣司法史的紀錄。當時在台北地檢署忠組的俞秀端專辦黑金貪瀆，她很快就發現王又曾的兒子王令麟不但是力霸案共犯，同時也有掏空東森集團的嫌疑，於是積極展開偵辦。

6 月 14 日，俞秀端和其他幾位檢察官合作，一共發出 29 張搜索票，上午 10 點帶領著檢察事務官、調查員 200 人同時分頭進擊，在東森集團的關係企業辦公室、王令麟王的住家等地進行搜索，歷經八個小時的蒐證。晚上七點鐘王令麟進入調查局北機組，接受偵訊，旋即轉往台北地檢署的偵查庭。俞秀端很快從複雜的企業會計資料中抽絲剝繭，認定這位擔任過立委的富商不但涉嫌小巨蛋經營權圍標，更有掏空企業的嫌疑，於是連夜向法院聲請羈押。經歷一個晚上的辯論，王令麟幾度落淚，爭取法官的同情，沒想到在 15 號的清晨 8 點，地院竟然作出准許王令麟以新台幣 1 億元保釋金交保的裁

定。既失望又憤怒的俞秀端回到家簡單梳洗了一下，急忙進了辦公室，在不知道裁定書內容狀況下，寫抗告書。

抗告書在 16 日中午前就寫好，送進高等法院，她繼續找證據、傳證人。沒多久，收到地方法院的裁定書，於是繼續寫抗告補充理由，寫到一半，已經擔任法官的俞秀美很貼心地送午餐來，給姊姊打氣。一路加班到晚上十點鐘，疲倦不堪的俞秀端接到先生打來的電話：「弟弟發燒，快要三十九度了！」

忙著手邊案件的她無神地問：「那怎麼辦？」

先生淡淡說：「我已經帶他去看醫生了，你去忙吧！」

掛下電話，俞秀端的眼淚止不住掉下來。

17 號傳來一個好消息，台灣高等法院撤銷地院准予交保的裁定。俞秀端創下了一個司法史上「即時抗告」的紀錄，在 24 小時內逆轉了法院的見解，讓台北地院必須再開庭審理，把已經步出看守所的王令麟，以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證及湮滅證據之虞，諭令羈押禁見。

由於能夠順利收押王令麟，東森案的偵辦就勢如破竹，最後發現王令麟、王又曾、其親屬與集團幹部涉嫌共同掏空力霸集團資產新台幣 379 億元；王令麟與其集團幹部共同掏空東森國際約 33 億元，合計不法所得高達新台幣 412 億元。

在 8 月 13 日下午台北地檢署的記者會上，台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林錦村面對閃個不停的照相機，和十幾台即時轉播的攝影機，向全國關心本案的民眾朗朗宣讀起訴書的重點，痛批王又曾、王令麟父子是一丘之貉，視國家法律如敝屣，對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具體求刑 28 年，併科罰金 10 億元。

林錦村對記者說，承辦這個案子的俞秀端檢察官嫉惡如仇、辦案嚴謹，聲押被告的獲准率很高。他指了指推滿記者會現場卷宗資料，提醒大家，別忘了俞檢座她是一個孩子的母親，從一月到八月，從力霸案到東森案，她帶領的團隊一直沒有休息過。為了趕辦東森案，俞秀端曾經五天只睡八個小時，三歲的兒子有次凌晨醒來，看見突然回家媽媽就撒嬌說：「媽媽都不陪我，是不是不疼我了？」

坐在一旁的俞秀端彎下腰，不想讓攝影機和照相機拍到他的眼淚。現場的記者受到了感動，紛紛放下手中的筆和相機，報以熱烈的掌聲，向這位從沒落的煤礦山區走向台北的「霹靂女檢座」致敬。

在掌聲中低調躲開鏡頭，這位貌似研究生、清秀與溫婉的女檢座，其實像煤炭一樣，給地熱煎熬了漫長的時光，雖然貌不驚人，但是燃燒起來，卻能夠融融鋼鐵。面對黑金，她更有著無比的堅毅與細緻，讓世人見識到：正義有著無堅不摧的力量。

用字紙與文字為貧民打造屋宇

「劉一峰神父的故事」

◎須文蔚

【人物小傳】

劉一峰（Yves Moal，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天主教玉里天主堂神父。劉神父年輕時加入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立下傳教的志願；廿四歲晉鐸後，因為曾經在一本書上看過臺灣，隔年一九六六年便向申請到臺灣服務。劉神父在台灣的時間幾乎都在花蓮度過，一九九九年，創立「安德啟智中心」的顧超前神父過世後，服務於玉里天主堂的劉神父，接受教會指派成了中心負責人，接下顧神父照顧花東地區身心障礙者的棒子。二〇〇六年申請勞委會多元就業輔導，提供多名智能障礙者工作機會及協助職訓工作。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六日，劉一峰神父回到祖國，在學術最高殿堂法蘭西學術院接受「第六屆中法文化獎」；二〇〇七年劉神父榮獲績優外籍宗教人士。二〇一二年獲得行政院勞委會頒給「多元就業金旭獎」，表彰玉里天主堂以資源回收促進就業與公益的表現。

神父遲到的子夜彌撒

12月24日晚上，玉里的子夜彌撒場地燈火輝煌，志工們忙進忙出，隆重準備慶祝耶誕節，教友紛紛來到，他們的臉上充滿著喜悅，要迎接耶穌基督誕生的福音。有人突然發現：駐堂的劉一峰神父不見了！

向來準時主持彌撒的劉神父竟然缺席，過了預定的時間依然不見蹤跡，大家開始不安，比較容易緊張的老人家碎碎念：「千萬不要出什麼事才好。」

灰髮、削瘦與個子不高的劉一峰神父喘著氣，走進教堂，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也好奇地張望他。神父說：「很抱歉，我遲到了。」

大夥鬆了一口氣，繼續聽神父講：「剛剛一個單親家庭的小學生，家長又失業了，在平安夜餓得發慌，實在忍不住才哭著打電話給我。怎麼辦？就快要子夜彌撒了，要不要去呢？」

有個調皮的孩子大聲說：「神父一定會去的啦！」大家都哄堂大笑，孩子太清楚劉神父的風格。

「我覺得是耶穌在叫我，告訴我還有弱小的兄弟姐妹在餓肚子，所以我就趕去關心他，讓大家操心了！」神父還記掛著那孩子能否吃飽，能否安然度過耶誕節，像是一個父親沒有錢買晚餐回家般的負疚與難過。子夜彌撒就在劉一峰神父溫暖的話語聲中展開，每個人低頭祈禱時，都感覺自己是幸福無比的孩子，受到劉神父的照顧與關愛。

玉里的天主教徒都知道，上帝隨時隨地會耐心傾聽人們的祈禱，劉一峰神父的手機從來不關機，天主堂的大門永遠是開著的。有位精神狀況不好的孩子，一天情緒極度低潮，在自殺前向他求救，神父比消防隊先到現場，在血泊中簡單急救後，趕緊到醫院找救護車來處理。有人在教堂外喝酒鬧事、喧嘩爭吵甚至鬥毆受傷，神父會挺身而出勸架，把傷者帶回教堂包紮，最後一把傷者或醉漢送回家。甚至玉里榮民醫院的精神病患出院了，家裡不接納，無所依歸的時候，社工會把劉神父的手機號碼給他們，好心的神父就到火車站接送，讓他們暫時有個安頓的地方。

【轉折】13年的社工李慧蘭說，劉一峰神父絕對不會拒絕任何的求救，所以他身邊總是有一批老老小小的「跟班」。

簡陋教堂中神父異常的跟班

【轉折】劉一峰身邊的跟班不是帥氣的黑道小弟或保鏢，有剛出獄的更生人、逃學的中輟生、腦性麻痺的啟智兒或是酒精中毒的病患，他們把天主堂當作家，神父會照顧他們吃飯，甚至有時找臨時的工作讓他們自立。

玉里天主堂沒有宏偉的建築結構，連油漆剝落都靠志工自力救濟，維持外牆的潔白。神父的慈愛是教友最敬佩的，但是總有社工、信徒或其他神職人員會提醒神父：「你身邊的更生人或病患好像情緒不太穩定，我們會害怕？」也有人說：「天主堂收留太多像流浪漢的人，教友都不敢接近了，為了教堂好，一定要把他們都趕走！」劉神父總是笑而不答，他心裡頭一直掙扎著，其中他最放不下的是阿問和阿威（匿名）。

快要40歲的阿問是「胎兒酒精綜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 FAS）的患者，阿問的母親在妊娠期間酗酒，使他在胎兒階段就造成永久身心缺陷。和多數病患一樣，阿問在出生前中樞神經系統就遭到酒精無情破壞，

他的神經細胞及腦部結構發育有障礙，成年後經常酗酒，更顯現出衝動、反應遲鈍、注意力不足及理解力差的精神狀況。因為自小在學校就是問題兒童，出社會也找不到工作，阿問誤入歧途過，從監獄出來後，成日酗酒，連家裡都待不下，就只有神父收容他。

阿問平日很沈默，看來有些傻呼呼，行動也不協調，但只要喝了一點酒，想起不如意的人生，或是心情莫名不好，就生龍活虎起來，經常對人咆哮。有時他在一樓罵人，在二樓主持彌撒的劉神父都不禁要皺眉頭，更讓教會的志工與教友感到頭疼。神父知道當阿問心情糟的時候，不要和他硬碰硬，理性的安撫也無法奏效。焦躁的阿問曾經幾度一面揮拳、一面對著神父吼叫：「我要錢買香煙啦！你給不給錢啊你？」

只見憂傷的神父從羞澀的阮囊中掏出一點錢：「阿問，去買煙！」藉由紙捲煙點燃的煙霧消散阿問的焦躁。

來自馬來西亞的志工黃婉秋說，不止阿問經常惹事，另一個更生人阿威也讓她和大家感到不安。阿威經常醉酒鬧事，和阿問一言不合就打起來，甚至作勢要攻擊對面國小的孩子。有一天晚上，阿威醉醺醺地坐在天主堂的院子裡，見到黃婉秋回來就拉著她的手：「婉秋，婉秋，我完了！你可以陪我講講話嗎？」

「怎麼了！」婉秋顫抖著聲音，把手掙脫。

「我可能因為疏忽照顧女兒，要再度回到監獄中，我完了！我完了！」阿威一直喃喃自語。

「我先回房放東西，等一會再來陪你。」婉秋急忙往樓上跑。

在房間中稍微穩定心情後，她到教堂內跟劉神父說：「神父我很害怕，阿威又喝醉酒了，而且他很擔心又要回去坐牢。」

神父憂傷地說：「他又喝醉了，真糟糕！」

「為什麼不把他們送走，天主堂附近的鄰居也都不安心。」

「不可以！我沒辦法，如果把他們趕走，我的良心一定不安，會覺得... ..是不應該這樣。可是要把阿威送到戒酒中心，我手邊的錢也不夠。」

「可是，我會害怕。」

【轉折】「不要害怕，我知道大家的恐懼，可是阿問和阿威本性都很善良，只要我花多點時間陪伴他們，多對他們付出關懷與愛心，最起碼他們不會發狠，不會作壞事，至少可以減少一些社會問題。」神父苦笑著，用眼神安慰婉秋，轉身去看顧阿威。

【轉折】在李慧蘭眼中，就是因為劉神父一次又一次超乎常人的寬恕與包容，總是讓阿問和阿威覺得有家可歸，脾氣漸趨溫馴，甚至知道苦力不該由年長者承擔，會主動協助神父。他們跟在神父身邊，在彌撒時分派經書與歌本，擔任輔祭，甚至到安德啟智中心照顧腦性麻痺、唐氏症或身障的孩子。他們以能夠為神父分勞而感到驕傲，對照其他病弱的孩子，他們顯得身強體健，實在沒有悲觀的權利，慢慢振作了起來。

接下安德啟智院的千斤重擔

【轉折】讓迷途羔羊重返正道固然備極艱辛，劉一峰神父還承擔了教養花東地區智障、殘障、遭棄養青少年的責任，管理安德啟智院，這是顧超前神父交給他的千斤重擔。

顧超前神父 1980 年在花蓮縣富里鄉傳教時，想起在法國的哥哥為了照顧家中一名智能不足的孩子，弄得身心俱疲，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同樣悲慘的畫面也出現在他訪視過的許多弱勢家庭中。於是他創立了「安德啟智中心」，收容智商三十以下的中、重度先天性智障兒童，以及罹患腦性麻痺、自閉症等二至十八歲的兒童和青少年。以一對一的方式，依照孩子個別的差異，培養他們生活自理能力、感官知覺動作訓練、說話訓練、物理治療、體能活動，以及讀、寫、算、社會常識、美勞、律動等教學。

「安德啟智中心」創辦時花東還是相當落後的農村，特殊教育得不到政府與企業的重視，顧超前神父積極像國外教會與企業募捐，幾乎半數的捐款都來自國外。一度經費不足，為了擴充教學設備，他還專程回到法國故鄉，變賣了自己的全部家產，讓弱勢與身心障礙有個學習的環境。顧神父堅信，殘障兒童需要家庭的溫暖和關懷。「安德啟智中心」的兒童，每天都要回家跟家人團聚過夜，他不辭辛勞地接送，希望家人和孩子能緊密生活在一起，一起成長。

1982 年 9 月「安德啟智中心」遷移到人口更密集的玉里鎮現址。1999 年 5 月 16 日，顧超前神父過世後，58 歲的劉一峰神父接受教會指派，接下顧神父照顧花東地區身心障礙者的棒子。劉一峰很快就發現「安德」面臨了兩大挑戰：一是，「安德」的孩子經過近 20 年的歲月，已經慢慢步入成年與中年，他們要如何獨立自主？二是，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外國的援助與捐款日漸減少，啟智中心的財務日益捉襟見肘，該怎麼辦？

面對日漸長大成人的「安德」院生，顧超前神父去世前一年的 9 月，已經在富里鄉東里村成立安德職訓部，可惜他來不及看到院生習得一技之長，就與世長辭。劉一峰知道，安德的孩子連生活自理都不容易，要能夠透過職業訓練習得工作技能，最終自給自足，是遙遠的梦想。但他和修女與同事們努力教導中重度障礙的院生製作竹掃把、木工、點心等等，目的不在貼補支出，而是希望藉由工作讓院生都有事情可做，為自己贏得更多尊嚴與他人的尊重。

[轉折]一轉眼，劉一峰神父接手「安德啟智中心」也有十四年了，有三位院生已經超過四十歲，眼見很快就要超過法定收容 45 歲的上限。長年陪伴院生的社工李紅櫻說，由於身障者老化較快，加上部分智能不足或患有精神障礙者，長期依賴熟悉的社工、神職人員照顧，神父實在捨不得讓這些在安德成長與老去的院生離開，他們的家人也不放心。劉神父在鄉下買了塊地，期待興建「安德怡峰園」作為終生庇護所，讓年長院生得以安心地度過晚年。

[轉折]劉一峰的責任越來越沉重，卻遭遇到經濟不景氣，國內外的捐贈日益萎縮，為了籌募經費，可讓他的頭髮越來越灰白。

神父不在教堂，在資源回收場

十幾年前有一天，舊貨商沿街收購舊報紙，劉一峰神父把天主堂中積累多時的舊報紙、雜誌與書籍抬出來。一個小小的資源回收動作，得到了十塊錢的收入。望著銀閃閃的銅板，他心中靈光一現：「感覺像上帝打開了一扇窗，開啟天主堂的新財源！」

劉一峰神父開始講聖經，也講環保的道理，呼籲教友把家裡的過期報紙、雜誌、書籍捐出來，不但可以改善居家環境的整潔，還可以幫助安德啟智中心的發展。既然一舉兩得，玉里天主堂的鄰居也開始共襄盛舉，各種廢紙、玻璃瓶罐、塑膠罐與舊家電等等，都擠進天主堂的庭院中。

舊貨商提醒神父，回收資源分類越細，分出來的可再生利用的物品就越多，相對的價格也就越高。劉一峰神父每週兩天帶著臺、法籍義工、修女、安德啟智中心學員，一起整理瓶瓶罐罐和廢紙板。年老的劉一峰神父比較早起，更經常一個人在黎明破曉前在庭院裡，整理舊報紙和瓶瓶罐罐。教友往往不知道，劉一峰神父經常滿頭大汗主持彌撒，其實是一早先當了幾小時資源回收義工，還來不及拭去汗水！

剛開始，每個禮拜六早上利用教堂老舊的箱型車做資源回收，收回的物品在大禹堂口公園做分類處理。後來不僅僅接受捐贈，劉一峰神父還主動出擊，開著小貨車，到玉里鎮郊回收物資，天主堂與公園很快就不夠收納。李慧蘭靈機一動，劉一峰神父身邊總有那麼多來來去去的「跟班」，要為他們安頓住所，還要尋找工作機會，不妨申請行政院勞委會的多元就業方案，讓身心障礙或長期失業的人們，一起從事兼具環保與社會公益的工作。在勞委會支援下，12 個專職的工作機會進入玉里天主堂，讓劉一峰神父得以在鎮外成立規模更大的資源回收場，開啟他的「環保大業」。

劉一峰神父認真起來，真叫人難以置信。回收場中最醒目的莫過於一箱箱的啤酒玻璃瓶，神父指著綠瓶子說：「平常沒有人要啦！這個最重，也是最便宜的，一公斤才五毛，可是我們還是要，什麼我們都要收。」抱持什麼都要收的精神，神父開著小破車，最高紀錄一天跑過 100 多個站，涓滴成海，讓資源分類站的工作人員完全閒不下來。

[轉折]十幾年來，劉神父的資源回收成績相當傲人，累計各界捐助的舊報紙和廢紙共籌了得新台幣 800 萬元，不但支應擴建安德啟智中心，多餘的款項還能救濟其他弱勢團體。他總是一襲舊衣與涼鞋，心心念念募集更多字紙，能為「安德」的院生，建構更安穩的家，也建構一個更好的圖書館。

化廢紙而成圖書館與書店

[轉折]劉一峰神父開始資源回收的時候，蒐集到一些書，也隨著舊報紙一起出售。他說：「那時候都是用公斤來賣，可是我們心很痛，覺得太可惜了！」愛書成痴的他，四十多年前就開始在教堂裡設置小圖書館，讓教友有更多親近精神食糧的機會。偶爾在成堆的報紙和雜誌中夾雜著書本，總讓他欣喜若狂。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加上妥善的分類，玉里天主堂一樓不是聚會所，而是一間圖書館，蒐藏有近千本的書籍，其中不乏六〇、七〇年代出版，目前已經絕版的文學創作、翻譯書籍或是童書，價值不斐。

可是孩子看到泛黃的舊書，總提不起興趣閱讀。2010 年「財團法人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的閱讀分享計畫進駐花蓮，劉一峰神父動了一個念頭，想汰舊換新，引進一批青少年適合閱讀的新書，吸引孩子們走進閱讀的世界。在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協助下，天主堂的閱覽室煥然一新。劉一峰更慷慨地把圖書室中珍藏的繪本與童書捐贈給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讓研究幼教的師生有更多研究的文本。

劉一峰說，現在從外面看，圖書館像新的，最重要的不是把書好好的排在書櫃裡，而是善加利用，想辦法讓更多人來看這些書。當他孩子們成天打電腦與玩線上遊戲，總是沒有閱讀的動機。劉神父一點也不氣餒，他買了小禮物，鼓勵小朋友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寫讀書心得，希望書能走下書架，飄入孩子們的眼簾，進入孩子的心中。

玉里鎮民眾知道神父愛蒐集書，許多人經過天主堂前的小回收站，總是會順手捐出一些書籍。天主堂一時書滿為患，於是神父靈機一動，與署立玉里醫院一起規畫，建立「天使之鑰」二手書鋪。讓書籍有再次流通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讓身心障礙的「安德」院生有機會在此打工，自主經營賺取生活費。

古庭魁是安德啟智院的院生，30 歲的他一度負責招呼「天使之鑰」生意。顧客挑好書給庭魁：「一共多

少錢？」

庭魁憨憨地回答：「一本 20，五本 100 元。」

「那三本多少錢？」

「不知道！」

所以顧客就要自己算好價錢拿給庭魁，多付錢的遊客也不在少數。

「天使之鑰」二手書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書店，卻成為花蓮愛好藏書者的朝聖地點。在花蓮市區開設「舊書鋪子」的張學仁就說，劉一峰神父蒐集與整理舊書很有眼光，加上價格很低廉，他到玉里訪書，常常會發現一些精彩的二手書，收購後帶回書店與書迷分享，讓好書有機會遇到有緣人。

用語言為原住民打造屋宇

[轉折]劉一峰神父愛書，對研究語言有興趣，是從小在法國就養成的嗜好。他 1941 年出生於法國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島（Bretagne），半島的北部面向英倫海峽，南部對著比斯開灣，古城阿摩里卡。當地山海相映，湛藍的海岸邊石丘與沙丘交織，沿岸有著海灘、海灣、岬角和懸崖，美不勝收。島上山脈起伏，有阿雷峰（Monts d'Arree）與黑山（Montagnes Noires），森林與湖泊密佈，生態豐富，和花蓮的山海交映十分神似。

劉神父年輕時就加入的「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是由兩位安南（今越南）法國籍的主教巴廬（François Pallu）和朗伯爾主教（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於 1660 年創立，是歷史上最早從事海外傳教的天主教組織。巴黎外方傳教會主要在亞洲傳教，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國、韓國、日本、臺灣、香港等地。當他廿四歲晉鐸後，就打定主意到臺灣服務。翌年，二十五歲的劉一峰揮別了含淚送行的父母，從法國南部的馬賽搭船，花了一個多月才到達台灣。

法文名字 Yves Moal 的他，在取中文名字時頗有巧思，以 Yves 的諧音「一峰」作為名字，既希望自己能始終懷抱著高峰般崇高理想。神父說：「一峰還有一個人要住在山中間的意思。」沒想到這個名字就像一則預言，他自此將近五十年的歲月都奉獻給花東縱谷裡的人們。

花蓮是台灣最多元族群語言的區域，劉一峰為了傳教所需，很快學會了一般常用的國語和閩南語，在部落拜訪教友時，學會了阿美族語，也略為通曉客語及布農族語。一個法國的年輕人何以有超強的語言學習能力？常讓教友覺得不可思議。

2001 年 11 月 6 日，60 歲的劉一峰神父回到祖國，在學術最高殿堂法蘭西學術院接受「第六屆中法文化獎」時，人們才發現：神父們講道時，時而國語，時而閩南語，時而阿美族語的超強語文能力，固然來自刻苦的學習，更重要的是以嚴謹的方法採集原住民族語料與編輯字典，轉化為神父們學習語言的堅強後盾。

在「第六屆中法文化獎」頒獎典禮上，當時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陳郁秀指出，中法文化獎頒給劉一峰等四十二位花蓮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是要讚揚他們能夠保留台灣原住民語言與文化資產，不僅以原住民語將福音傳給民眾，許多神父還以花蓮為安息之地，讓人感動。

花蓮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博利亞、潘世光和劉一峰等許許多多神父，從 1956 年起，歷經四十年的蒐集及整理，利用傳教的機會，進行實際的田野調查，以一卡一單字的以最基本、最原始的手工操作方式，把逐漸流失的阿美族語、布農族語詞彙慢慢累積起來，編撰了《阿美族—法語辭典》、《阿美族—美語辭典》以及《布農族—法語辭典》等多種原住民語言字典，及蒐錄原住民相關神話傳說，他們的學術成就讓人驚訝與嘆服，也在台灣獲得許多出版與學術研究獎項。

低調謙虛的劉一峰神父代表領獎，他回溯歷史，娓娓道來：五十年前，巴黎外方傳教會開始有神父到花蓮服務。神父們和阿美族、布農族及泰雅族的原住民接觸，很自然地學習原住民的語言習俗及傳統。為了讓傳教工作更親切與貼近原住民的弟兄姊妹，並且保存原住民文化，於是有的神父與教士著手進行字典和文法書的編輯，有的教士蒐集原住民傳統口傳文學，有的神父以數種原住民語言翻譯聖經及禮拜儀式上的用語，陸續把成果出版。他眼裡閃著淚光，腦海裡浮現的是 1997 年因為喉癌摘除聲帶的博利亞神父的身影，他每天依舊在玉里鎮春日阿美族部落的天主堂，坐在電腦前孜孜不倦整理阿美族語料，彷彿在和天主爭取時間，要為台灣留下更多寶貴的文化。

[轉折]語言是人們的居所，法國神父為沒有文字的原住民編字典，正是用語言為原住民建構了屋宇。劉一峰說：「獲得中法文化獎對我們而言，是一項很大的鼓舞，使我們能繼續未完的工作，這同時也是向原住民表達深深敬意的一種方法，他們的文化和認同感，在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與工業化中遭受到極大挑戰。」他在頒獎典禮的現場宣布，將廿五萬法郎的獎金捐出，用來保護原住民文化古蹟，並改善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希望協助年輕一代能重新找回自信及尊嚴，讓原住民族對未來充滿希望。

用電腦為病患打開一扇窗

[轉折]劉一峰神父的創意沒有停歇，募集資源、救助貧困、開二手書店或是編輯字典，只是救急，照顧

弱勢或保留即將逝去的文化，他更想提供的是機會，讓原住民、偏鄉孩子或是精神病患學習成長，掌握挑戰未來的能力。2008 年他接受教育部的委託，在天主堂一樓的角落開設了一間電腦教室，設置「玉里數位機會中心」。

李慧蓉和多數的玉里人一樣，年少時離鄉背井，到大都會工作，就和花蓮斷了線。2007 年暑假回玉里，到天主堂當志工，知道神父打算設立電腦教室，就自告奮勇加入數位機會中心，協助安排課程、招生、管理網站、輔導商家投入電子商務甚至拍攝影片。經過東華大學輔導團隊的介紹，李慧蓉認識了剛得到「全球華人部落格比賽」首獎的青年農夫謝銘鍵，他以暱稱劍劍米，以詼諧的筆調與幽默的漫畫紀錄農家生活，走紅於網路。有他加入師資陣容，玉里數位機會中心的教室中總是洋溢著歡笑。

負責督導數位機會中心的李慧蘭很驕傲的說，玉里鎮有很多社區都有電腦教室，公所的長官對她說：「好多電腦教室都拿來養蚊子，只有天主堂真的提供民眾使用。」不只民眾來學電腦，還有學員來這裡進行復健。

玉里榮民醫院附設康復之家的護理長韓玉玲來拜訪劉一峰神父，提到院內有一批症狀穩定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配合精神科治療的意願高，很想進入復健的程序，透過學電腦進一步習得一技之長，將來出院後可以順利開展新生活。劉一峰神父很開心的答應了，他回想起 1986 年剛到玉里的第二個禮拜，就受邀到病房，用歌聲關懷過這些病人，長期和病人們相處，知道他們與世隔絕，為疾病所苦，身心都不免退化。劉一峰尋思：「如果病友們可以走出醫院，到天主堂來學電腦，那麼既可以治療身心，又能多與社會接觸，真是太好的想法。」依照劉氏風格，自然就答應了，也為受精神疾病所苦的病人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戶。

[轉折]其後加入數位機會中心的林志明，是阿美族青年，在基隆長大，在北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受不了都會生活的擁擠與冷漠，也厭倦了成天線上遊戲的宅男生活。回到家鄉工作，輾轉在幾個社區營造計畫中，雖然薪水穩定，但是他還是沒有得到動力安定下來。直到 2009 年 4 月到玉里天主堂的數位機會中心擔任講師，也在教堂當志工，發現原來他習以為常的電腦技能，在偏鄉竟然是鮮為人知的功夫。雖然在 DOC 的薪資不比以前，但在 DOC 工作很快樂、也很有趣，不會像以前重複做同樣的工作，每天充滿了不同的挑戰。他說：「在這裡我第一次當老師、第一次當記者……，太多未知的新鮮事等我去發掘並去實踐。」而且他感受到劉一峰神父的溫暖與拼勁，決定要給神父一個驚喜。

塞納河在玉里靜靜的流淌著

[轉折]「天使之鑰」二手書鋪位於署立玉里醫院醫護宿舍外，側邊有一道長長的圍牆，林志明知道神父來自巴黎，也常聽劉神父比手劃腳地描述，賽納河畔林立的二手書攤，是如何綿延數公里之長，書香隨著河水飄散著。於是他和妹妹決定攜手畫壁畫，一解神父的鄉愁。當壁畫完成，劉一峰神父沿著街道走著，彷彿踱步進塞納河畔的綠蔭，撞見巴黎聖母院，接著是巴黎鐵塔，經過香榭大道後，在油彩滿布的法國風光旁，才走進四層書架的二手書店。林志明說：「神父第一眼看到壁畫時，他滿驚訝的，也很高興！」

經過了四年的風吹雨淋，壁畫漸漸褪色了，但林志明依舊在玉里天主堂擔任志工，他最近又重新拾起畫筆，用更亮麗的色彩，導引塞納河在玉里的街邊靜靜的流淌著，水聲告訴所有的教友、住民與遊人：這裡有位來自法國的神父，他寬容敦厚如江河，他愛書，他珍惜字紙，他的夢想是打造屋宇，安置玉里貧困與病弱的人。

李紅櫻感性地說：「神父總是把今天當作明天在用！」每件他關心的事情如果今天不完成，好像明天就會來不及。她形容劉神父是不怕燃燒殆盡的蠟燭，他總覺得蠟炬成灰都還是有作用的。

永遠神采奕奕的劉一峰神父已經 72 歲了，他每天依舊開車小貨車，穿梭在玉里的鄉間小道，揮汗搬運著回收資源。知道自己終將老去，劉一峰神父告訴玉里人，只要不麻煩大家，希望有一天就倒在玉里的土地上，埋骨於此，永遠與台灣不分離。

----收錄於須文蔚 編撰（2013）：《台灣的臉孔》，台北：遠流

山村裡的數位機會中心

收錄於須文蔚（2019）《看見機會：我在偏鄉 15 年》，臺北：時報。

老人家抓不住的滑鼠

富源有一批可愛的阿嬤，從 1999 年開始跟著畫家、詩人也是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林興華學畫。

林興華老師形容得相當妙，阿嬤都來自農村，肩能挑、手能提，但是總覺得畫筆比鋤頭還重。不過在林老師悉心的教導下，這批有藝術天分的老人家，在當時接近八十歲的「班長」陳鳳妹督促下，不但能用畫筆記錄農村生活的點點滴滴，更進一步用蠟染、植物染、拼布還有陶板等多元媒材，悉心把時光中體驗過的喜怒哀樂，用色彩收納起來。

2007 年富源社區設置了花蓮第一批的 DOC 電腦教室，在高齡化的社區裡，舉目望去，多是白髮蒼蒼的老人，要不然就是隔代教養的小朋友，究竟有誰會走進建構在農會超商樓上的教室？其實我心裡相當忐忑。

數位機會中心輔導計畫中，每個社區都設置了一位駐點人員，領著相當微薄的薪資，要同時身兼資訊教育推廣、電腦教室開放，民眾近用諮詢，還要發展特色，是計畫成敗的關鍵人物。在富源，小梅姐活化了電腦教室，也影響了周邊的社區。

小梅姐是社區裡老老小小對周玉梅的暱稱，她在 2004 年，加入富源社區發展協會，擔任會計的工作，開始關心社區的大小事。林興華老師推薦小梅姐擔任駐點人員，開啟了她創意十足的經營歷程。

編歌謠學輸入法

拔仔庄是富源地區的舊稱，馬蘭鉤溪流淌在村莊旁，遠方綿延的山脈貌如覆蓋在大地的鉞，清代開始就有「鉞仔山」之稱，古地圖上偶也標示為拔子山，以訛傳訛久了，連山帶庄頭竟然都以「拔仔」名之。富源社區發展協會是花蓮社區總體營造界的先鋒，小梅在接手電腦教室前，早就有帶動與協助社區文史工作、兒童讀經、媽媽舞蹈以及鼓隊等活動的經驗，所以她完全不青澀，很快就動員了社區的義工，引領老老小小進入數位環境。

要吸引老人家學電腦，過去最大的障礙莫過於無法語音輸入，要電腦聽話，必須透過鍵盤和滑鼠，要長輩學注音輸入法前，還要先教會注音符號，這難倒了無數的電腦老師。

小梅告訴我，這不難，以歌謠編注音符號歌，就像哄小孩一樣，反覆帶著唱，戴著老花眼鏡的學員，用一指功也能慢慢地輸入。她說：「陪長輩掛號看病，打發時間，唱唱注音符號歌，也很有趣。」

不到半年，富源數位機會中心傳來的學習成果就讓人耳目一新。小梅懂得因地制宜，愛畫畫的老人居然能用最簡單的繪圖軟體「小畫家」，用很不聽話、經常亂跑的滑鼠，把富源溪畔常見的蝴蝶，用豐富的色彩點畫出來。

當時 76 歲的月琴阿嬤雖然膝蓋不好，一有空閒，總是顛顛巍巍爬著樓梯，上銀髮族電腦班，從不缺課。和她一樣全勤的老人家，有十幾位，只是每次要下樓時，鈣化嚴重的膝蓋就會作怪，不少人只好「倒退嚕」，手抓緊扶手，倒退著身體，一階一階踩著回到平地。看在年輕一輩的眼中，又敬佩、又不捨。

月琴阿嬤的身影讓我很自責，後來所有電腦教室的選址，我都會特別注意，一定要方便老人家出入。富源村的電腦教室我請小梅務必遷移，她認真奔走尋覓替代場地，2010 年把電腦教室搬遷到平房中，新的教室就在富源國小隔壁，可以就近開展社區少年的課後輔導計畫。

不讓 DOC 成為網咖

數位中心在鄉間成立，對青少年來說有著「致命的吸引力」，稍一不慎，就會淪為免費的網咖，如果駐點人員不加引導，本來可以提升民眾資訊素養的空間，很快就變成虛擬世界殺戮、闖關與奪寶的秘密基地。小梅挖空心思延遲小朋友玩電腦的時間，讓他們先寫功課，或是把日記、課文輸入到電腦裡，練習打字與排版，確認功課都完成了，才能遨遊網路世界。

小梅更炫的創意，是讓來數位中心的青少年當義工，打掃與整理圖書之餘，更讓孩子們成為老人

家的助教。

老爺爺、奶奶來數位機會中心上課，往往連開機都不會。有了小助教，所有的困難都迎刃而解，經常來服務的鍾志杰就說：「不論是開機、上網還是遊戲使用上的問題，我們都會幫他們處理，因為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也因為孩子們細心的照顧，不服輸的老人家學習的企圖心也激發起來，為了不輸給小毛頭，富源社區的老人有著旺盛的學習力。

在眾多的小義工中，有一位中輟生小傑（匿名）總是出現在電腦教室人最少的中午，他離開了教育體系，也經常蹺家，甚至隔壁村還謠傳他有闖空門的紀錄。

小梅問我：「能讓小傑中午都到 DOC 幫忙嗎？」

「為什麼不可以？」我拿出兩千塊，請小梅收下，讓孩子有個簡單的中餐。

小梅接納了他，供他午餐，讓他打掃教室，一定要讀完一本課外讀物，才能上線打遊戲，她說：「總比讓他到外面惹是生非要好多了！」我完全同意。

雖然其他孩子的家長一度投以質疑的眼光，但是純真的青少年義工能夠相互激勵，一起維修電腦、維護教室，同時幫忙 DOC 資料建檔，很快的，社區家長也都放心了。

從山村走向十鼓擊樂團的小女孩

11 年前遇見黃莘苒時，她也是瑞穗 DOC 的小小助教，小學三年級的她陪著媽媽小梅，在富源村的電腦教室中，陪村子裡的阿公、阿嬤上電腦課。平常在農田裡虎虎生風的老人家，總是抓不住滑鼠，要不就是指揮不了游標，這時候只要一叫：「莘苒，快來！」她就像飛舞在花園裡的蝴蝶，翩翩而至，小手一伸，握住阿嬤的手，滑鼠就這麼乖乖聽話了。

莘苒記得媽媽總不讓孩子很快的打電動，她發現：「上高中以後，專題課的夥伴一起查資料、寫報告，研究消費者對咖啡的喜好，才發現自己的資訊能力從小就打好基礎了。」

選擇離家近的光復商工，讀自己喜歡的餐飲管理科，黃莘苒對烘焙很著迷，她常用 Instagram 追蹤《蛋糕天王》巴迪·瓦拉索（Buddy Valastro），特別是參考巴迪的獨家配方、祕訣和訣竅，讓她無師自通，學會了不少頂級糕點的製作方式。畢業前，她已經取得烘焙蛋糕、烘焙麵包兩張丙級證照，同時以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績，考上樹德科技大學餐旅與烘焙管理系，為繼續提升技能而努力。遠赴南部就讀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年紀輕輕的她已經錄取了「十鼓擊樂團」，成為正式團員，未來可以就近接受培訓，甚至參加演出。

莘苒從小就參加社區和學校的鼓隊，富源村是客家重要節慶「鼓王爭霸戰」的發源地，她很小就開始跟著徐明杰老師學藝，老師不在身邊時，她就上 YouTube 看十鼓擊樂團的演出，聆聽讓她迷戀的鼓樂。莘苒認真把握每次的演出機會，強烈的節拍與節奏，讓她把內心的情感表達出來，而一旦台下觀眾有熱烈的回應，她便感到無比開心。

位處花東縱谷的山村裡，街上連一間便利商店都沒有，但是莘苒說：「富源很棒，雖然資源不多，但社區很積極引入各種外部資源，因為村裡人少，想學習的人反而比較有機會。」惜福的她，積極掌握了新科技帶來教育、文化和藝術的資源，十年的學習與成長，讓她自信地走向更寬廣的世界。

第一個成為村長的駐點人員

2009 初，小梅姐表示要出馬競選村長，我村度地方選舉總有盤根錯節的關係，應當相當不容易勝選。但是她這幾年和小義工一起經營的 DOC，帶動了社區孩子讀經與寫作、社區產業電子商務化、引進農村再生計畫改善環境、協助拍攝各種紀錄短片等等，早就超越了一個駐點人員應有的貢獻。

小梅之所以要競選公職，是因為社區發展協會正大步向前，可是村與鄉的聯繫不足，要美化殘破的農村景觀，策劃地方節慶活動，照顧老人家生活等等，都需要各級行政單位的援手。她說：「社區發展協會和村辦公室的力量應該是要結合的，如果沒有結合的話，反而會被行政部門絆住。」於是她勇敢地站上講台，宣揚自己的理念。

記得到了年底，投票日是週六，星期天接到小梅的電話：「須老師，我當選村長了！」

我開心地說：「恭喜啊！是大勝？」

小梅姐很激動的說：「票數很接近，是險勝。」

「險勝就是勝利，妳可是第一個成為村長的駐點人員。」

雖然周玉梅村長上任後，我們要尋覓與培訓新的駐點人員，但是還是為拔仔庄開心，村民們選出了一位有數位包容關懷的新女性，開始把蝴蝶紛飛的山谷，經營出更為繁花似錦的風貌。

小梅村長在忙著防災、長照與農村再生計畫的同時，總是不忘社區文化的傳承，而東華大學認真的師生，也總回應了她的勤奮和認真。2013 年臺灣權威的口述歷史專家陳進金教授，出版了《蝴蝶翩飛的時候：富源社區發展史料蒐集手冊》，2014 年我策劃出版了《拔仔庄的畢卡索：花蓮富源鄉 12 位畫家阿嬤的生命故事》，都展現了山村裡豐富動人的故事。

當小梅和林興華老師起心動念，希望回首富源社區營造發展歷史時，他們和我討論，有沒有專業團隊協助的可能？我心裡立刻浮現陳進金老師。

陳進金老師原本在國史館工作，來到花東縱谷後，默默以「口述歷史」的專長，進行了一連串「鳳林校長夢工廠口述訪問」，而這些珍貴的歷史材料見證了客家社區重視教育的成果，地方上有「美濃出博士，鳳林出校長」的俗諺，透露出些許驕傲與得意。由於有史料的支持，鳳林鎮公所和地方人士一起努力把日據時期興建的「鳳林支廳長官官舍」改建為「校長夢工廠」，傳承優美的學風。現在許多遊客到鳳林鎮，都不免深感驚訝，這一個人口一萬兩千多人的小鎮，竟然造就出超過一百位的校長，這個教育奇蹟是如何締造的？來到「校長夢工廠」，仔細批閱陳進金的歷史研究，其中鑑照出鳳林人「晴耕雨讀」的精神，從張七郎創辦鳳林初中開始，積極培養子弟考取花蓮師範學校，鳳林的校長與老師相互砥礪與提攜，成就出一批一批教育界的菁英。

當詢問學生口中可敬的「阿金老師」有無意願關注富源時，阿金老師很爽快的答應了。他以教學實作的方式，帶領了八十名學生，為這村落進行口述歷史。他們訪問社區幹部及長輩，記錄這個過去叫作「拔仔庄」的社區，是如何透過阿嬤的素人繪畫班、植物染工坊、農村再生、社區健康九九、深耕社區發展、城隍文化祭、鼓王爭霸以及文化資產的守護網等歷程。

帶學生進行口述歷史的訪談，有著繁瑣與考究的要求，陳進金還要把學生們整理好的文稿，一一核實與潤色，我經常在深夜經過他的研究室，看見他挑燈夜戰在改稿與研究，問起他別太辛苦，他那張娃娃臉上泛起笑意，堅定地說：「老人家記憶總有差錯，學生的文筆有待加強，出版前要慎重啊！」

富源阿嬤ㄟ畫展，在剝皮寮

保持同樣慎重的心情，紀錄 12 位畫家阿嬤的生命故事，幾經採訪、改寫都讓人不滿意，所幸詩人廖宏霖願意承擔編寫與定稿的工作，才讓這本書有了洗鍊與抒情的文筆。

想要出版這本書，要回溯到 2010 年，富源 DOC 終於找到新的電腦教室，記得大夥興高采烈地討論著今年要推動的計畫，卻望見林興華老師眉間有一股淡淡的憂傷。在會議的尾聲，他輕聲說：「陳鳳妹阿嬤往生了，今天舉辦告別式。」

黃昏，要離開富源時，林興華老師帶我們到富源常民文化館邊的鐵路地下道，憑弔鳳妹阿嬤最後的陶板畫作《絲瓜棚下的回憶》。這幅長一六〇公分、寬九〇公分的畫中，絲瓜結實纍纍垂掛在瓜棚下，收穫的喜悅洋溢在畫面中。林興華老師說，絲瓜綿延的形象，既有成熟時可以食用的欣悅，不摘下的瓜擺置在棚上，時間經過，果肉乾枯，又是天然的絲瓜布，更顯現出瓜果與時間的纏綿。

我想，在鳳妹阿嬤人生最後的十一年間，能夠把一生的辛酸、坎坷與滄桑都用繽紛的色彩轉化成無風無雨的風景，踩在一路綿延到天堂的繪畫路上，她應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我站立在阿婆樸素的畫作前，彷彿聽見她的心聲，她是要用這幅百年也不會腐朽的繪畫，祝福這個藏在縱谷裡的小村莊，能夠綿綿瓜瓞，子孫繁衍，事業昌盛。而我們能傳承她的心意嗎？於是花了四年的功夫，趁阿婆們都安好，趕快寫下她們的故事。

2014 年春天出版時，我們特別在村莊裡辦新書發表會，12 名被稱為畢卡索的阿嬤們，已有 3 人離世。邀請主角們發言，「我不會講話啦！」阿嬤全都害羞表示，自己只會畫畫、不會說話。

這本看似為弱小發聲的小書發行後，秋天時我的電子郵箱出現了一封信：

須老師您好。

我今天有撥電話給您，我叫鄭珮甄。我們在 11/30-12/7 要在臺北剝皮寮歷史街區為阿嬤們辦畫

展(屬於公益性質，展覽主要資金來源是透過募款。所募得的費用，扣除展覽支出，剩餘全數捐給失智老人基金會)。展場設計會需要一些阿嬤及作品的介紹，想引用老師書上的一些文字，我們會註明出處。

另外，如果老師手上有關於拔仔村阿嬤的一些創作照片。是否老師也方便可以提供，我們主要都是用於展場的平面設計需要。

最後，我們也竭誠歡迎老師可以來參加我們的開幕式。

Best regards,
方禾設計 鄭珮甄

原來是一群熱心的青年，看到這本書，疼惜老畫家，就一起努力，在臺北幫阿嬤辦畫展。在年輕朋友熱心的鼓吹與宣傳下，畫展很快就在剝皮寮揭幕，一天就有近六百人次參觀！

站在臺北老城區看畫展，剛開始總有一些不真切的感覺。這個畫展讓我想起法國藝術巨擘羅丹（Auguste Rodin）說過：「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這麼多人擠在來自鄉下的、畫風純樸的畫作前，感受十二位阿嬤想說的故事，這便是一個跨越城鄉的發現之旅，觀眾所見，有戰爭的暴力、貧困的淚水、豐收的喜悅，在都會裡早已失落的，在藝術的靈光中回到人們心中。

畫展中特別介紹了黃月琴阿嬤，她 1934 年出生於瑞芳，11 歲來到富源時，正是二次大戰的尾聲，滿天烽火，轟炸不斷。她喜歡畫農作物收成時，大家相互幫忙的風景，補償自己四處逃難的童年，在她的畫中沒有人是孤單的，沒有人會再被當年戰時轟炸機盤旋的聲音所恐懼。記得她說過，年輕時白天種花生、種甘蔗、拔野菜，晚上剝野菜餵豬，每天雞沒啼叫人就得出門，回家時雞都已經在睡覺了呢！花生收成時，鄰居間互相協助，付對等的酬勞，不過都是以工代工，那時的工錢計算，花生一斗的工酬是 5 角。月琴阿嬤以彩筆、電腦畫下了昔日的滄桑，也讓色彩消解所有的憂傷。

數位科技能照顧偏鄉獨居老人？

就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傍晚，小梅拜訪獨居的黃月琴阿嬤。簡單寒暄後，月琴阿嬤說：「感冒幾天了，腳重重的，走路不方便，可以帶我到兒子家嗎？」周玉梅見月琴阿嬤有些虛弱，堅持開車先去醫院再說。

夜幕厚重，平常大概一小時十分的車程，感覺上變得更漫長。

一路上，小梅和月琴阿嬤還有說有笑。九點多到了慈濟醫院的急診室門口，周玉梅發現阿嬤突然失去意識，一口氣緩不過來。經醫師、護理師搶救無效，瑞穗 DOC 最認真學習的月琴阿嬤，就這樣離開了我們。

像月琴阿嬤這樣由於老伴先辭世、子女出外工作，因而獨居的例子，現在愈來愈普遍。亞洲國家面臨少子化與老年化的雙重衝擊，「獨居家庭」（又稱一人家庭）現象在日本、香港與臺灣湧現。根據日本《情報通信白皮書：平成 30（2018）年版》指出，獨居家庭正在增加，預測 2040 年一人家庭的比例將達到 40% 左右，其中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獨居增加的幅度尤為顯著。和其他國家獨居家庭占全國總戶數比率相比，美國 1.6%，德國 3.7%，瑞典 1.7%，日本四成的數值讓人瞠目結舌。

臺灣的狀況也不遑多讓，亞洲市調機構凱度 2018 年的研究指出，臺灣獨居家庭高達兩百七十五萬戶，占全臺家戶數的 32%，「二人戶」也接近二成。如果深究銀髮族的生活狀況，根據內政部調查，全臺「每五個獨居戶，就有一位獨居老人」。香港於 2018 年公布的《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也顯示，全港有超過十五萬名獨居老人，占整體老年人口約 13%。在在顯示老年化與少子化衝擊下，獨居現象日漸普遍。相較文化趨勢作家劉黎兒以〈極品一人家庭〉描述單身生活的浪漫，衡諸現實，臺灣正面臨銀髮族缺乏陪伴、照顧與醫療的窘境，而其中偏鄉地區更是雪上加霜，「極品」兩字讓人難以感到美好。

聽到小梅哽咽地說：「第二天我媽媽身體不舒服，要到醫院看病，我都沒有力氣開車。」

「那怎麼辦？」

「我只好請救護車幫忙，唯恐路上出了什麼差錯。」

一時，我無言以對，總覺得自己能力太有限，能為老人家做到的遠遠不夠解決城鄉資源的差異。

我期待在偏鄉推動「智慧長照」，整合資通訊科技應用，由資訊教師、培訓課程與陪伴，讓科技走進有需求的家庭中，給離鄉背井的青年機會，依舊可以遠距照顧家人，避免月琴阿嬤類似的悲劇發生。

願月琴阿嬤安息，也祝願村莊裡獨居的長者平安。